



黃熾雄著《公關·尺牘大全》



郭延眞

巴蜀譯人楊全紅通過郵箱，兩度說我在一篇短文中所引鳩摩羅什稱翻譯「有似餛飩與人，非徒失味，乃嘔噦也」有誤。不是「嘔噦」，而是「嘔噦」。於是有点慌神了，趕忙搖身一變，變作一條書蟲爬進了自己的藏書堆，說什麼也要在裡面探究出個子丑寅卯來。首先進入羅新璋編《翻譯論集》一九八四年版本。其中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所引是語，白紙黑字，分明是「嘔噦」。緊接梁文之後的《佛教的翻譯文學》一文，出自胡適的手筆。內中所引，黑字白紙，居然也是「嘔噦」。接下來，又爬入了陳福康著《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一九九二年版本。在「鳩摩羅什論西方辭體」一節中，紙白字黑，竟然也是「嘔噦」。三位學人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憑有據。梁、胡所據是《梁高僧傳》卷二本傳，陳所據是《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

我與楊君相識十五載，深知其非等閒之輩，如無十足的把握，他斷斷不會接二連三地敲打我。不得已，只好又爬進羅新璋編《翻譯論集》二〇〇九年修訂本。裡面有一篇新收集的論文《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作者係大名鼎鼎的史學家陳寅恪。內中所引鳩摩羅什是語，清清楚楚是「嘔噦」。引文前有「按《高僧傳》二鳩摩羅什傳云」一語。緊接着再進入香港理工大學朱志瑜、香港科技大學朱曉農著《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註》一書，所引羅什語，明明白白是「嘔噦」，出處源於「《出三藏記集》卷第十四，鳩摩羅什傳頁五三三至五三五」。

意猶未盡的小書蟲又一頭鑽進《辭海》，發現「噦」字條註釋有二，一曰呃逆，打呃；一曰嘔吐。如《正字通·口部》：「方書謂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噦，有物有聲曰嘔。」據此，似可得出結論：鳩摩羅什所云，應該是「嘔噦」，而非「嘔噦」。由是迅速通過郵箱回覆楊君：

先生將「嘔噦」糾正為「嘔噦」，了不得！表明你的研究做得深，實在是後生可畏啊！「嘔噦」二字，究竟是某群古人的杜撰，還是些許近人的筆誤？看來前者的可能性大，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梁胡陳等人治學一向天衣無縫，無可挑剔。說句玩笑話，當年要是吳敬梓知道了這檔子事，說不定會在《儒林外史》中添上一章，將那些好杜撰的前人挖苦一番的。原因是他對這個字眼太熟悉了。君不見，《儒林外史》第六回有句云：「口裡作嘔心，噦出許多清痰來。」楊惠益戴乃迭仿偶像玩魔術一樣，將這十二個方块字倒騰為三個番邦詞retched and vomited。回譯過來，便是嘔了又嘔，亦即嘔也噦也！什麼口不口，什麼心不心，什麼痰不痰，通通去一邊吧！只要將這個「噦」字傳達給異邦友人即可。原來這就是翻譯！

楊全紅，六〇後，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是也，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淺談尺牘



蘭窗新語

喪祭的禮儀十分重視，因此刊登訃文的格式、稱謂亦有嚴謹的要求，而今報刊上的某些啓示或廣告用詞，有時語句不通或見白字，實令人啼笑皆非，鬧出不少笑話。我們小學時都有學尺牘課，學習待人接物的禮貌，明白長幼有序的道理，不僅顯示自己是知書達禮之人，也讓你對你產生好感，從而達到公關效應，廣交朋友。

《公關·尺牘大全》二〇一五年三月出版，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章公共關係篇，有公共關係是什麼？其思想來源、功用等等，如何成為優秀的司機？應用文與公共關係，包括商店揭幕、有關整套的應用文字，慶弔詞彙，第二章尺牘大全篇，細分：家書、通候、請託、推薦、延聘、辭職、催索、報告、謀生、交涉、規勸、慰問、慶賀、弔唁、商業尺牘、尺牘材料、尺牘稱呼、尺牘規則等等二十三節，稱之為大全當之無愧。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喪祭的禮儀十分重視，因此刊登訃文的格式、稱謂亦有嚴謹的要求，而今報刊上的某些啓示或廣告用詞，有時語句不通或見白字，實令人啼笑皆非，鬧出不少笑話。我們小學時都有學尺牘課，學習待人接物的禮貌，明白長幼有序的道理，不僅顯示自己是知書達禮之人，也讓你對你產生好感，從而達到公關效應，廣交朋友。

聽取蛙聲一片

肖飛



文化什錦

去蘇州的東山，友人說，在太湖邊上的西巷村，新做了一個很具小資生活情調的民宿，起名叫青蛙村，很有味道。來自上海、蘇州及周邊城市的白領們趨之若鶩。眼下在大城市的周邊，民宿最盛，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去體驗或是看看。住這些民宿，價格不菲，一晚都要在千元左右。我等工薪階層，量入為出，不能任性。但看看是可以的，作為一種全新的鄉村休閒形態，民宿顛覆了臥室只是用來睡眠的傳統，顛覆了建築只是用來遮風擋雨的生存功能，同時也顛覆了長期以來裝修的單一化傾向，很好地實現了城市和鄉村生活的融合。城市人和村民的融合，一躍而為鄉村旅遊未來發展的高級形式，看這些民宿，就是一次享受文化創意的大餐。

以青蛙命名，是設計師的靈感突現。設計師來自台灣，那裡的民宿要比大陸早很多年，我去看過數次，每每都意想不到收穫。之前，他苦思冥想如何找到一個能讓投宿者一下子就能記住的文化主題，走到村頭，池塘裡此起彼伏的蛙鳴提醒了他。主題不是明擺在這兒嗎？青蛙作為兩棲動物，對生態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蘊含着城市和鄉村的兩棲特徵。春天裡，一窩窩小蝌蚪搖曳着美麗的尾巴在清澈的池塘裡散泳，不要說城裡的孩子們不能自己，連大人們也情不自禁地要到塘邊去觸摸一下這些可愛的精靈。這樣的村莊，小蝌蚪們愛住，城裡人自然更加喜愛。等青蛙們剪斷了自己的尾巴，蹦跳着上岸，從此，他們可以自在的地遊於農田和池塘之間，閒或還會調皮地在睡蓮上棲息，對生活發出陣陣讚美之聲。「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這是一種多麼美妙的感覺。設計師有着十分豐富的藝術想像力，他把青蛙的元素

做足。驅車沿着東山環山公路向西巷方向開，剛過長圻碼頭就看到一個色彩繽紛的站台，路邊的青蛙雕塑告訴人們，青蛙村就在前頭。下大堤進村，村口就是一隻巨大的青蛙模型，穿着白色T恤，雙手捧着書，一看就知道是只有文化的青蛙。這彷彿在告訴客人，這裡是讀書休閒的最佳去處。讀書，並不一定要正襟危坐、青燈黃頁，也可以選擇休閒的方式。甚至我在想，國人讀書少，是不是因為和沒有擺脫傳統的「頭懸樑」式清苦讀書有關，自小讀書讀怕了、讀厭了。人們正應當如青蛙般兩棲，張弛有度。按照道家思想，世間萬事萬物，都有陰陽兩極，有大就有小，有天就有地，有愛就有恨。即便是水，能如行雲般嬌柔，也能有斷鋼如鐵般鋒利。

民宿之所以會得到城裡人的百般青睞，是因為民宿將文化和鄉村元素實現了無縫對接，並不囿於一副正統的腔調，它是活潑的、隨意的、低調的，它甚至連所用的裝飾材料都是那麼地土，土得是那麼自然，讓客人有種回歸到古老時代的錯覺。儘管年輕人並不知道古老是一個什麼概念，但他們的血液裡有，心能觸摸到。只要一經挑撥，埋藏於心底深處的記憶之水就會汨汨流出。他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擁進了那個古老的懷抱，在蛙聲裡悠悠入睡。村裡的幾棵老樹邊置放了幾個圈椅，都是用灰白白色水泥抹成，和旁邊野生的池塘很是融合。四周使用了不少淺綠，是青蛙色。村南面的咖啡池塘完全地融入進一片綠樹野花，落地窗將外面的田園和三片池塘收入屋裡，又把人們的心思勾引到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喝着咖啡，抑或一杯檸檬，心情大好。「發呆這件事如果做得好就是深沉」，設計師的廣告語分明是在撩撥人們的心緒。

走近一戶民宿，從外觀看，中式裡偏點歐式，三層，小樓被一棵參天大樹包裹着，看起來和整個屋子



青蛙村村口的巨大青蛙模型（攝影）

肖飛

簡單

汪金友

最近，河南省實驗中學一名女老師的辭職信，在網上傳得火爆。這篇辭職信除了抬頭和落款，就只有十個字：「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新京報》在點評這篇辭職信時稱：「顧老師落筆寫下十個字，卻為大家打開了一片廣闊明媚的天空。能寫點小詩的文化人，在任何時代都更容易俘獲人心。」還有人說：「這是史上最具情懷也最文藝的辭職信。」

也有人推測，這位老師想去看的地方，未必只是風景。因為作為一個教師，完全可以利用暑假和寒假，去自己想去看的地方。再說，教師職業的收入非常有限。要看那麼大的世界，哪有那麼多的鈔票。所以，她辭職的真正目的，不是看風景，而是看行業。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和夢想。

後來，這位老師發表了一則聲明。她說：「我火了，始料未及，也非本意。其實事實真的很简单，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在來得及的時間，願意的時候，離開安逸生活，想要用自己的目光去觸摸世界，因為我嚮往簡單的生活。」

事情可能的確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複雜。一個普通的教師，一次普通的辭職，她自己沒有多想，倒是看熱鬧的人們想多了。這也說明，簡單的生活，往往也是最快樂的生活。簡單的文字，往往也是最動人的文字。

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每天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辭職。但怎麼寫自己的辭職信，卻是一件需要動腦筋的事情。有些人的辭職信，經常是在「一怒之下」，此處不養命，自有養命處。於是在信中充滿了不滿、憤恨和衝動。也有些人的辭職信，雖然深思熟慮，但洋洋灑灑數千言，苦衷、委屈、困難、惆悵，娓娓道來，就像傾訴書一樣。結果，弄得雙方心情都很沉重，以不歡而散告終。

其實，除了上述女教師以外，還有很多精彩的辭職信可以借鑒。

喬布斯在給蘋果董事會和蘋果社區的辭職信中說：「我一直說過，當有一天我不再以CEO身份負責蘋果時，我會第一個通知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天到了。我相信，蘋果會迎來更輝煌、更富創造性的未來。」給人感覺，這不是辭職，而是謝幕。

提到過為什麼隨州這麼大的地域——對於一個州而言——在物產方面卻頗為貧瘠。在歐陽修這樣一個讀書人心目中，所謂鄙陋，更多還是指人文教化。其實，對於隨州的這種「發現」，感懷，也不是只有歐陽修一人如此。早在二百年之前，李白在其「送裴安陸」的十年之間，曾經往來於隨州與西安政治中心之間，並曾專門到隨州來尋仙訪道，也會對隨州的人文教化資源之稀薄表達，發出過追問與喟嘆。只不過這些追問與喟嘆，跟他與隨州之間的關係一樣，不過是過客式的一問或一提而已，過去也就過去了。

不過，在歐陽修那裡，對於這個問題，卻是上過心的。《宋史·歐陽修傳》中，對於其早年依親客居與讀書啓蒙一段經歷，多參照《李秀才東園序》、《答逐連方》、《與郭秀才書》、《記舊本韓文公》等文或書札，其中或許或略地述及其早年隨州生活。在《送秘書丞宋君歸大學序》一文中，歐陽修曾對自己早年初入仕途之時的心理有過描述：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為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這種心理，就歐陽修之出身而言，自在情理之中。歐陽修自己「余本漫浪客」，又說「山林本性性，章服固包裹」，「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事」，「似均言仕途官場，非自名其志所在。不過對於「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苦之同也」的世俗人生之人生之「文人不復得已。這大概是歐陽修式的一種妥協的文人浪漫主義。而其中的世俗氣，不過是一種人間氣、煙火氣而已，至少亦不妨如是觀。

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之中，門閥之見似已有所淡漠，但出身世家、學有淵源，顯然仍為文人士大夫引以為榮或受到尊崇。至於詩詞歌賦中所表達的對於山林水澤的眷念嚮往之類，不過是一種對於集體意識或集體嚮往的認同，飯依或借力而發力而已，很多時候是與生活現實的。當然，也不能就此而將正史當中對利與偏見。其中緣由，顯然也比這種簡單推論要複雜糾結得多。

也因此，我的家鄉隨州，成就了歐陽修後來漫長仕途的一道「鄙陋」背景，這道背景是對於作爲漫浪客的歐陽修，還是作爲「富貴而歸故鄉」的歐陽修，似乎都不怎麼亮堂。好在歐陽修留下了那句話：隨陋陋，非子鄉。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

我的老鄉歐陽修

段懷清

歐陽修是隨州人，這就是就其早年生活以及科考出身而言的，而非祖籍。隨州作為中原政治權力中心通往江漢平原乃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必經之地之一，也會經收容過不少「不為在勢者所容」的失意政客或一心在朝廷的文人們，但歐陽修不是這一輩中的一員。曾與歐陽修、范仲淹同朝的起居舍人值龍圖閣尹洙（師魯，世稱河南先生，一〇〇一——一〇四七），曾因「不為在勢者所容而於慶曆之間貶謫隨州，居於『城京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大概在隨州後近十年中，除了歐陽修，尹洙算得上亦曾短期客居過隨州的一位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大人了。『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古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爰而嬉，歲餘乃去。』尹師魯貧病而逝之後，歐陽修應其親友之邀，為其撰寫了《尹師魯墓誌銘》，後又專門為此文所招致的異議而撰寫了《論尹師魯墓誌銘》一文。這些墓誌銘文，時間上距離歐陽修離開隨州踏上仕途不過十餘年。顯而易見，尹師魯與歐陽修之間的關係，首先還是得益於二人彼此之間在政治觀點、文學主張乃至性格操守等方面的契合，但又有誰能說隨州這一共同地域經驗，在其中不曾扮演點角色呢？即便如其所詠：「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留題鎮陽潭園》），但隨州與其入仕之後因官所居各地，仍當有所分別。或許有人會說，歐陽修文札署名，多題廬陵歐陽修，且身後又安葬於河南新鄭。但這些並不能說明歐陽修對於自己從四歲到二十餘歲之間客居隨州的經歷感覺淡漠或早已遺忘。

事實上，對於歐陽修，隨州乃其情感上始終無法忘懷之記憶。誠如斯言：隨雖陋，非子鄉。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在歐陽修的著述中，或者稍後的記憶力，隨州乃其成長之地，如果從時間上算，歐陽修的青年時代，包括其童年、少年時代，幾乎全部是在隨山澗水之間度過的。故鄉的記憶，對於一個年僅四歲的稚子而言，大概只能是一片暗淡模糊。但隨州卻是歐陽修讀書識字、學問開啓蒙乃至踏入仕途的起點。而從時間上看，我也是十八歲離開家鄉到外面去讀書，之後就在地工作。對於隨州，歐陽修的生活時間，其實比我要長久一點。如此這般地攀上一個老鄉，想也不至於被奚落為無聊或者附庸風雅吧。不過，在歐陽修對隨州的記憶裡，似乎就只有鄺陋。鄺陋不是就風俗物產而言，儘管歐陽修也會